

外國哲學資料

第七輯



商務印書館

外国哲学资料

第七辑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编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内部发行

外国哲学资料

第七辑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编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0³/8 印张 211 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5,600 册

统一书号: 2017.320 定价: 1.10 元

目 录

语言分析哲学.....	1
〔美〕约翰·A. 哈奇森	
逻辑实证主义.....	31
〔英〕B. 罗素	
逻辑实证主义及其遗产.....	50
——同A. J. 艾耶尔的谈话	
〔英〕布赖恩·玛吉	
未完成的哲学.....	72
〔英〕阿伦·伍德	
维特根斯坦和古典怀疑论.....	85
〔美〕罗伯特·J. 福格林	
奎因的思想.....	107
——与W. V. 奎因的对话	
〔英〕布赖恩·玛吉	
先验概念的演变.....	123
〔联邦德国〕J. 米特尔施特拉斯	
思想斗争和当代资产阶级哲学.....	14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哲学的新趋向	

〔苏〕季捷尔·别格涅尔 列因哈尔德·莫采克	
日本新实证主义哲学概况	160
〔苏〕Ю. Б. 科兹洛夫斯基	
独创的哲学	199
〔日本〕竹内良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异化”问题	216
〔苏〕Э. М. 西特尼可夫	
从尼采到海德格尔	234
对海德格尔论尼采作品的批评性评论	
〔德〕迈克尔·格尔文	
从萨特看黑格尔	255
〔英〕蒂莫西·奥黑根	
康德关于“物自体”与本体的学说	265
〔苏〕Т. И. 奥伊则尔曼	
康德哲学中认识的能动性问题	286
〔苏〕Т. И. 奥伊则尔曼	
《西欧哲学史》导言	307
〔苏〕亚历山大洛夫	

语言分析哲学

〔美〕约翰·A. 哈奇森

同工具自然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一样,语言分析学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探究方式之一。实际上,在今天的英美学院哲学家中间,这个集团或许是一支力量最强、人数最多的队伍。不过,它之引起我们注意,不单是由于这个原因,也还有着好多其他缘故。通过其本身的激进的且有时还是革命性的主张,它有力地提出了哲学方法的问题。作为一个运动,它自称是“哲学的革命”——援用一本阐述这种哲学研究方法的书的^①来说。对于许多哲学学者来说,语言分析学的引人之处在于它把严格性和激进主义熔于一炉。尤其在它的某些早期阶段,语言分析学声称它结束了传统西方哲学的历史,其实是结束了哲学的历史传统观念。然而,语言分析学的历史本身是很有意义的,也许还是研究这种哲学的一个最有启发性的途径。

历史背景

尽管它登上美国舞台有点突然,但有如雅典娜之从宙斯头上出现,这种哲学运动也不是刚问世时就已充分发展、羽毛丰盛。语言分析学的拥护者们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所散

① A. 艾耶尔等:《哲学的革命》(纽约:麦克米伦,1956年)。

播的影响中找到了探究哲学的途径。然而，他们把休谟看作他们运动的父亲或者教父。休谟对经验论忠贞不二，明确地区分经验的陈述和逻辑的陈述：一切对于这些标准的违犯他都深恶痛绝，但却把追求清晰性和合理性看得高于一切。凡此种种，都是对语言分析学的一种鼓舞。他们往往不大承认康德的影响，这无疑是因为语言分析学也发现同康德大有可争论的地方。然而，康德区分开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他处处注意哲学语言和意义准则，这些都对现代分析学产生了有力的影响。

另一股影响来自十九世纪奥古斯特·孔德及其追随者的古典实证主义，它强调自然科学是唯一可靠的知识形式，连带地便拒斥其他前科学的知识形式。孔德及其追随者还从孔德早年的老师圣西门那里继承了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今天仍旧可以在某几种形式语言分析学中看到一种不流于言表的、但可以感到的、在起作用的科学救世主义。

还有一个历史来源是十九和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数理逻辑。这种逻辑使哲学思维摆脱了亚里士多德逻辑长期以来对它的束缚，提供数学和哲学以一种犀利的新工具或演算方法，用以推进和表达哲学思维的推理活动。这个新工具同时带来了一系列属于数学和哲学之间边缘地带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新问题。数学家和哲学家们以其魄力、勤奋以及不时创造力进入这一领域，结果是大约半个世纪以来，数学和哲学之间这块边缘地带得到了认真而富有成果的耕耘。

所有这些势力汇合而成“维也纳学派”，这是一个关心科学的哲学家和关心哲学的科学家的团体，他们在本世纪二十

和三十年代聚在一起进行讨论和合作。1922年到维也纳大学任哲学教授的莫里茨·石里克是这个学派的领导人；参加这个学派的其他人中有赫伯特·费格尔、鲁道夫·卡尔纳普、菲利普·弗兰克、奥托·纽拉特、弗里德里希·魏斯曼和库特·哥德尔。卡尔·波普尔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虽不是这个学派的成员，但同它保持密切的联系。用来称呼这个团体的哲学观点的逻辑实证主义这个名词是指它把哲学实证主义和逻辑方法两者结合起来。^①实证主义哲学的奠基人孔德认为实证主义是具有如下特征的观点，即科学的或者实证的知识是唯一有效的知识形式；在这里这种哲学则被解释为规定语言用法的一套逻辑规则。结果是在比赛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把任何可供选择的即非科学的知识形式逐出有意义的认识活动的竞技场。

与“维也纳学派”同时，哲学在英国尤其是剑桥大学也取得了重大发展。1903年和1913年间怀特海和罗素发表了他们划时代的《数学原理》，书中说明了数学和逻辑的基本原理。^②这两个人也都参与哲学的实在论和自然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冲击了英国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唯心主义。在英国哲学取得这些发展时，美国哲学中也冒出了象詹姆斯、皮尔斯和杜威等人的哲学所阐明的那种实在论、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英国一支的实在论运动的领袖人物中，有剑桥的G. E. 摩尔，他抱有的是常识和日常语言的哲学。摩尔之诉诸常人的经验和

^① 《哲学百科全书》(纽约：麦克米伦，1967年)，第5卷第52页，《逻辑实证主义》。

^② A. N. 怀特海和B. 罗素：《数学原理》，剑桥大学出版社，1927年。

语言，是一种磨得象剃刀一般锋利的武器，借以攻击那些有意或无意地诉诸非日常或深奥的经验和语言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为了他们自己的哲学目的，不适当地改变日常语词的意义。摩尔的方法在于非常仔细、周密地按照常识和日常语言来考查哲学观念和语词。因此，检验一个哲学或者陈述，就变成要看它能否译成日常语言和日常经验。伯特兰·罗素（曾把摩尔的常识哲学说成是穴居人的形而上学）特别强调了哲学探究的分析方法，并对之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除了逻辑方面的工作而外，罗素自己还把他给基数下的定义（导致用逻辑来解说数学）和他的确定摹状理论列为他对分析哲学作出的杰出贡献。^①关于这些成就，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这些原因和其他各种原因一起促成的结果，就产生了我们称之为语言分析学的哲学运动。这个名称是指这个哲学运动的各种始终变化着的、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形式之中一直保持着的二、三个特点。总的说来，它所宣称或者默认的哲学的任务是（1）用逻辑来（2）分析（3）其他哲学家和非哲学家的、有时还有它自己的语言。换句话说，分析方法关心三点：使用高度复杂的逻辑工具和语义学工具进行分析，分析所及是各种人类语言，尤其是哲学语言。换言之，尽管语言分析学存在半个世纪以来，其研究的问题和强调的重点不断变化，但它始终是分析和语言的。这样说来，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变成经管一升人所使用的语词的票据交换所。对于这种金融比喻，读者可按自己的喜好和要求加以扩充——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进一步考虑所交换的票据的种类、出现坏票据的各种可

① B. 罗素：《西方哲学史》，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45年。

能性以及偿付能力的大小。显然，就哲学思维的批判性方面和建设性方面而言，任何这种哲学都必然更加强调前者，尽管我们如即将指出的，这种哲学决不是没有后者。

第一种在英美发生影响的语言分析学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尤其是 A. J. 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①一书所解释的那种。希特勒入侵奥地利使“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和朋友分散到自由世界各地，主要是英美，结果是传播了他们的思想。魏斯曼到剑桥，波普尔到伦敦大学，弗兰克到哈佛，纽拉特和其他人到芝加哥，费格尔到衣阿华，后来到明尼苏达，卡尔纳普和赖兴巴赫到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这里只提这次人员和思想疏散中的几个领袖人物。

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姿态是一种富有战斗性的批判哲学的姿态，它抨击那些据说用来掩饰非理性而且也往往掩饰非正义的思想。就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建设和批判并重的哲学而言，它鼓吹科学为人类服务的信条。虽然罕有人将此奉为公开的信经，但还是可以看到起劲地传播这个科学信条乃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在作用的因素。逻辑实证主义有时表现为对反对思想不容忍以及为保卫自己纲领而起劲讨伐。大家知道，在有些哲学领域里，它以拒斥其他哲学的拥护者著称，象是把他们革出教门。有时它又显得是若干看法的显然奇特的混合，例如在同一个个别意见中揉合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怀疑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武库中的主要武器是著名的可证实性原则，它断定一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的证实方法。这一点与实

^① A. J. 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纽约：多佛，1952年）。

用主义相似。这条原则的关键性影响是，如果找不到这种检验方法，那末这个假定的命题就被断定为无意义的或者说无谓的。象艾耶尔等人所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传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以及传统的神学大都不能作这种检验，因而都要受这种斥责。这种抨击包含着重要的新因素，即这些传统的假定的知识本体不是假的——批评者们长期来一直指责这一点——而是无意义的胡诌。既然没有现成的明确的证实方法，因此这些传统的知识本体所由口述或者记叙的那些假定存在的命题就被称为假命题即无意义的词藻堆砌。因此，比如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就是无稽之谈；这整个讨论领域被排除在有意义语言的范围之外。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都经不起可证实性的检验，因此都被斥为一团漆黑的胡诌。

诚然，证实是只对常识和科学的经验陈述或综合陈述加以检验的适当方法。逻辑实证主义沿袭了休谟和康德所作的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或者说逻辑陈述和经验陈述的区别。后一类包括一切关于事物世界的陈述；前者由数学和逻辑的陈述组成，它们全都可以归结为形式 $A=A$ ，其功能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是整理或者组织关于世界的综合陈述。唯有胡诌的东西处于如此构想和表征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之外。有眼力的批评家已看出逻辑实证主义所使用的胡诌这个术语在此有两重意义，即普通的日常意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所应用的推广的因而也就是隐喻的意义。

这种划分的一个有趣的应用，是卡尔纳普关于语言的实质方式的概念。卡尔纳普称逻辑陈述为形式方式，称关于事

实的陈述为经验方式。实质方式的陈述看起来是经验方式，但一经考查便显得并非如此，因为无法检验它们。例如，“这个苹果是红的”显然是经验方式；而“这个苹果是实在的”似乎也一样。然而经过考查可知，“实在的”或者“非实在的”之类谓词看来无法加以检验。按照卡尔纳普的意见，全部形而上学的谓词和断定竟成为根本可疑的实质方式。于是他试图通过审慎的释义，即把这种陈述转变成形式方式或者经验方式，来消除它们。这样，例如“苹果是实在的”就被译成“‘苹果’一词是一个关于事物的词”这种形式，它属于形式方式。因此，借助仔细的语言分析，形而上学就被统统消除。保存下来的就是常识经验（我们不敢说“世界的”，因为这个词属于形而上学，所以是无意义的），而我们据以诉述这种常识经验的规则都可以制定和推标。

卡尔纳普的分析只给形而上学的言论留下一点点主观意义。这种言论就象抒情诗，其作用是表达情感。但是，关于哲学家们惯常所称的“实在”或“世界”之本质，这些言论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同样，逻辑实证主义者只在道德语言中看到有情感意义。例如，道德陈述句“杀人是错误的”被意译成命令句：“不要杀人”，其根据是对结果人的性命所抱的强烈的否定情感。

正如可以想象的那样，在论证过程中这些观点被大加阐发和限定。然而，逻辑实证主义本着其初衷，仍然是一种简朴、直率、批判的哲学，同时在抨击传统哲学和建议改革方面又表现为激进的哲学。一个反证必须涉及可证实性原则的本质。批判性的问题的提出，涉及这条原则的本质、它的应用方

法和对象。对于前一个问题，有些评论家提出这条原则本身可能属于哪一种言论的问题。如果象逻辑实证主义所断言的那样，一切陈述不是综合的就是分析的，那末那个陈述是什么陈述呢？如果一个陈述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那末那个陈述的意义何在呢？对此有过各种答案，从声称证实原则本身是一种归纳概括，直到认为它是为了达致井然有序的或系统的知识这个实用目的而提出的一种建议，但其中没有一种获得圆满成功。至于它的应用，鉴于科学上看来不可能有最后的证实(或者纯逻辑意义上的证明)，人们为之困惑；因此，科学本身面临应用这条原则的威胁，对于这个结局没有一个逻辑实证主义信徒能够安之若素。已经有过种种建议，主张采取较弱形式的证明(Validation)，不把它叫做证实(Verification)，而叫做确认(confirmation)〔它的否定是否认(infirmation)〕。

卡尔·波普尔提出一个引人注目而又富于成果的建议，他称之为可证伪性原则。^①这个建议断言，任何陈述的意义必定包括可据以证其为伪的根据。因此，永真的陈述，由于并未提供关于可据以判断其为伪的那些根据的线索，所以实际上是无意义的。把这条原则应用于弗洛伊德心理学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类言论以及许多宗教的神话体系，可表明它们是些无意义的赘言。至少是这样暗示的。

当逻辑实证主义者从批判转到建设时，他们之致力于科学和人类便变得明朗起来。这个运动的一个计划多少有点野心勃勃地称为“统一科学的百科全书”，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哲

^① K.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纽约：科学版本公司，1961年)。

学基础,以便组织科学知识,剔除非理性成份,大概还可造福于人类。^① 尽管结果远未实现这些奢望,但这个计划还是促成了一批有益的专著,从《概率论原理》,到《物理学基础》和《生物学基础》,直到《评价的理论》——这最后一书的作者正是约翰·杜威。

称为“物理主义”的建议的调子有点与此相似,它的纲领是净化和改造科学语言,使它的基本语汇同物理科学的相一致。这样,科学就能够从其语言中去掉前科学的或者非理性的冗词赘语,就其致力于作为唯一可靠的知识形式的科学而言,物理主义类似于自然主义。但是,在敏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听来,自然和自然主义这等名词属于形而上学。因此,这个自然主义的主张被再次改造为一个关于语言而不是关于“实在”的断定。

甚至当着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诚然,有些人,诸如卡尔纳普、亨普尔、费格尔和内格尔,毕生坚持忠于上述原则,但其他人则转移到新的不同的立场上。伯格曼在题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一书中转而让逻辑实证主义本身来掌管形而上学,这就为我们关于形而上学取消不了的论断提供了例证。^② 弗里德里希·魏斯曼的论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多功能语言观。在题为《证实》和《语言层》的两篇论文^③中,魏斯曼证明,语言不止有两种,而

① O. 纽拉特等:《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1938年及以后)。

② G. 伯格曼:《逻辑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1967年)。

③ F. 魏斯曼:《证实》和《语言层》,载A. 弗卢编:《逻辑和语言》,第一和第二辑(牛津:布萊克韦尔,1952,1955年)。

有许多种用途。每一层次或水平都各有自己的语法、逻辑和证实的定义,而最重要的是有它自己独特的用途或语词功能。

体现这些变化着的语言分析学形式而且对变化最有影响的人,莫过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个奥地利人为了探究诸如政治言论和高等数学等各种有兴趣的问题而来到英国,他还在1912年到剑桥大学听取伯特兰·罗素的哲学演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奥地利军队中度过,在一本放在军囊里的笔记本上草草记下心得,这就是后来著名于世的《逻辑哲学论》。^①这本书于1921年出德文版,1922年出英德文对照版。作者以引喻和格言的方式明确提出了一种哲学,它同逻辑实证主义相似,但绝不相同。

《逻辑哲学论》得出的结论多少是否定性的:大多数哲学命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unsinning);它并希望把哲学当作某种已被排除的东西抛弃掉,或者按照维特根斯坦的隐喻,哲学是一个已经攀登过而可以踢掉的梯子。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表现出一些意味深长的形而上学观点。例如,它阐述了所谓的知识形理论。维特根斯坦宣称:“我们使自己成为事实的形象”,并尽力把这形象同它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②他还把“世界”的特征说成是由原子事实(Tatsachverhelfen)这种积木块构成,这个观点显然受怀特海和罗素的逻辑著作的影响。罗素假定原子事实是世界中的实体,与作为他的逻辑体系之元素的原子命题相应。这个假说在后来的论争中处境并不妙,因为原子事实证明是极难捉摸的实体。^③《逻辑哲学论》还

① L.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伦敦:劳特莱奇和基根·保罗,1961年)。

② 同上,3.00及以后。

③ 同上,2.00及以后。

断言世界是“存在的原子事实的总和”；并断言“总的实在就是世界”。^①作为事实总和和世界还被宣称没有价值(Wertfrei)；或者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②用神学的话来说，“上帝不出现在世界。”显然，他所说的世界与人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那个追求价值的世界毫无关系，维特根斯坦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又描述过这种世界。《逻辑哲学论》的最后部份研讨了传统的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问题以及可理解性的界限。这本书以一句神谕式的名言结束：“一个人对于不能说的东西应当保持沉默。”^③有人把这种沉默比作神秘主义者的带有宗教意味的沉默，而不是不可知论者或怀疑主义者的沉默。

后来几年维特根斯坦在奥地利度过，先是当乡村小学校长，后来在维也纳。1928年他回到剑桥大学，翌年呈交他的《逻辑哲学论》作为博士论文。他从1930年到1936年在剑桥讲演，1937年继任G. E. 摩尔的教授职位，以后时停时续地讲演和教书，直到1949年。他在1951年死于癌症。

他死后发表的著作包括题为《哲学研究》的《逻辑哲学论》之续篇，还有几本他的学生编纂的讲演笔记，包括《褐色笔记本》和《蓝色笔记本》。^④在这些著作中，读者看到一种新的后实证主义的语言观和知识观，它同《逻辑实证论》的观点显然不同。在《哲学研究》中，语言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的问题是中心问题，但是科学语言和原子事实世界两者对应的思想，已为另

① L.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伦敦：劳特莱奇和基根·保罗，1961年），2.063。

② 同上，6.41。

③ 同上，7。

④ L.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G. 安斯库姆译（纽约：麦克米伦，1953年）。

一种思想所取代,这种思想可以称为功能的语言观,实际上是多功能的语言观。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话来说,人“玩许多种语言游戏”(Sprachspielen),每种游戏都各有自己的规则和目標。^①《哲学研究》对这些游戏探究了一部分,规定了它们的规则和目標,并把它们相互区别开来。这种语言游戏的概念已证明是一种有力的鞭策,促使许多探索者竞相说明和区别人类经验和语言所表明的、大概还是人们在玩的许多游戏的一部份。

对这种占支配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同样感到不满的其他思想家也提出了一些类似后实证主义的观点。我们已经提到魏斯曼的两篇文章,一篇论“可证实性”,强调一种从语境来考察可证实性的方法,另一篇题为《语言层》,文中系统地力陈,不同语言各有其本身的逻辑规则和语义规则,并在语言同实在的关系上具有“开放的特征”等思想。继承维特根斯坦剑桥教授职位的约翰·威兹德姆虽然沉浸在分析哲学探究方式之中,但他从其生涯伊始便就分析的基本范畴提出探索性的问题。早在1938年他就问道:“证实原则是真实的吗?”“我们将接受证实原则吗?”^②他的有点隐晦的回答是,它是“对一大类形而上学理论,即所有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理论的概括”。因此,尽管证实原则旨在取消形而上学,但从这种观点看来,它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的。1944年,在一篇题为《神》的引喻式的、莫测高深的论文中,威兹德姆为艺术、宗教甚至还有心理分析等表达形式的意义提出了一些新

① L.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G·安斯库姆译(纽约:麦克米伦,1953年),第5和6页。

② 威兹德姆:《哲学和心理分析学》(纽约:巴恩斯和诺布尔,1969年)。